

客家與台灣

江運貴 著／徐漢彬 譯



台灣族群誌
01



移 徙 人 與 土 地

常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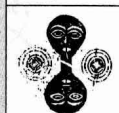
Formosa Folkways

◎台灣族群誌

客家 與台灣

◎江運貴 著／徐漢斌 譯

市文化



客家與台灣／江運貴著；徐漢斌譯.--第一版

--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吳氏總經銷，

1996 [民85]

面；公分.--（台灣族群誌；1）

ISBN 957-99188-5-6（平裝）

1. 客家

536.21

85004801



13

台灣族群誌

客家與台灣

作者

江運貴

譯者

徐漢斌

系列叢書策劃 台灣常民文化學會
責任編輯 陳柔森 校對 林華忠 劉昌輝 黃玲鳳

發行人

劉魏銘（還月）

法律顧問

江鵬堅律師 莊柏林律師

編輯總顧問

何華仁

社務總監

吳登川

編輯部

印刷顧問

主編

林秀美

編輯

吳亭瑤

助理編輯

林燕如

總經理

翁瑞明

總經理

陳美順

出版發行

施雲青

發行所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八十一之一號四樓

電話

電話：(02)23782407-9 傳真：(02)23736091

E-mail

E-mail: folkways@ms9.hinet.net

郵政劃撥

郵政劃撥：1874868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業字第 801 號

普辰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吳氏圖書公司

地址

電話：(02)3340036（代表號）

定價

六〇〇元

第一版第一刷

一九九六年九月

第一版第二刷

一九九八年十月

©1996 Formosa Folkways Print in Taiwan

ISBN 957-99188-5-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漏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台灣族群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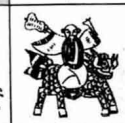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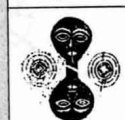
客家 與台灣

◎江運貴

著／徐漢斌

譯

俗文化





深摯的感謝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很幸運地獲得多位傑出專家的協助，首先要感謝陳秋鴻博士、朱真一博士、胡民祥博士和賴金德博士，給予我頗具建設性的幫助，並且不吝與我分享他們的洞察力。我尤其感激約翰·塔米凱爾博士(Dr. John Tonikel)在百忙之中，撥冗校讀整本草稿。他們個別閱讀並討論原稿，提供許多寶貴的批評和建議。還有理查·馬特維契先生(Mr. Richard Matovich)經由館際借書的網路，為我借得許多論文及書籍，供我作研究參考，謹在此致謝意。

最後，承蒙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及慈淵基金會(C. Y. Fund)的資助，本書始能順利出版。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而在這準備出版的過程中，幸賴廖述宗博士大力促成，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在此，特別道謝。



客家新認同基礎

——《客家與台灣》序

從古代文獻的記載，
乃至以現代科學方法為依據；
雖然似乎尚存舉證未能廣泛之遺憾，
但已可初步確立論點，
拋出了足供多方研討議論的空間。

客家人漢族說

「客家」是什麼？
客家人來自何處？

如果有人這樣發問，絕大多數的客家人必定會回答：客家人是純種漢族，或者中原民族；也有人會加上一些形容詞句，譬如最優秀的，或者最強悍、最富

陳肇政



革命精神的漢族，於是一大串人名，有歷史上的，也有當今的，會被提出來以爲確切不移的佐證。

這種說法，幾乎已成了「定論」，不容質疑，也不容辯駁。

有件事，我曾有所懷疑——說來話長，一九六〇年代，先父利用退休後的閒暇歲月，發宏願編起族譜來。完成之後，我才得以詳閱，其中來台祖以前部份，父親說明乃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年代則是又一個三十餘年前的事）去長山時，從原鄉帶回來的。銜接上，我就覺得不無疑問，但是父親花了那麼多時間與精力編成的，我實在未便妄置一辭，倒是譜上「始祖」的記載，從三皇五帝寫起，然後赫然是「黃帝」，正符合戰後始接觸到的「黃帝子孫」的說法。同時也很容易地推測到，大概每個姓氏都是如此這般編排、記錄下來的。

這可能嗎！每個姓氏都是從同一個始祖傳下來的？縣延達四、五千年之久！這與個人從小接受的日本教育，被灌輸的說法：日本民族是「天孫民族」，從共同的始祖、而且還是女性的「天照大神」一脈相傳下來的說法如出一轍。很可能這是日本人模仿中國人的說法，而且荒謬則一，其可笑亦無殊——走筆至此，忽又憶起一事值得順便一提：從小我還被教導說，日本國土也是神（即天照大神的始祖）所創造的，所以是神國，亦稱神州，如戰時被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神州不滅」，以至亦有取名「神風特攻隊」的自殺飛機與飛行員等等。近年，此間亦常聽「神州大陸」一類說法，筆者私下以爲這可能是模仿日本人的，



亦同屬荒謬、可笑！

客家人非漢族說

客家人是漢族嗎？

在前述「定論」行之有年的情形下，倘使有人倡言異論，那麼必遭客籍人士群起而攻之，圍而剿之，殆無疑問。

猶憶大約一九七〇年代，《世界客屬離誌》創刊，筆者出面懇邀名作家陳冠學老友供稿，寫來〈客家來源新說〉一文，內容即談客家人並非漢族，而是馳騁大草原的塞外民族移徙中原而漢化者。不出所料，此文果然引來激烈反應，自然也都是反論與駁斥，其間甚至亦不無言涉意氣者。

這也是筆者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異論，私心確曾為此稱快，以為可以為吾台客家另闢更深度視野。可惜這份刊物發行第二期後即無以為繼而告停刊，未能發展成更深入的討論，令人惋惜。

然而，這件事一直在我心胸中無時或釋，也常常希望能夠有飽學之士，除了遍涉文獻，更以現代化的科學方式，做一個嚴肅與徹底的探討。原因無他，只因筆者個人對「真理」有著渴切的需求，何況一向認為做一個「漢族」，初無任何榮耀可言，反而覺得鴉片戰爭以後，「漢族」一詞分明已是世界上落後民族的代名詞，至今猶然。何況客家來源，除了認定為漢族的前提下，幾乎也是眾說



紛紜，倘能求得「真相大白」，俾使吾台客家有個新的認同基礎，豈不值得額首稱慶？

在這樣的當口，江運貴教授的近著《客家與台灣》一書的出現，在筆者來說，堪稱適得其時，深慰平生了。

此書正如書名所顯示，討論的主要是台灣的客家，但在開頭幾章裏，從古代文獻的記載，乃至以現代的科學方法為依據的人種學、遺傳學、語言學等，以及為數不少的西洋人的客家研究成果，深入探索闡明客家來源的問題，雖然似乎尚存舉證未能廣泛之微憾，但已可初步確立論點，至少拋出了足供多方研討議論的空間，則是無從否定的。

外國人的研究

根據本書說法，認為「客家」一詞始見於唐代開元年間的戶口普查，繼而在《唐書》的《食貨志》，以及其後的史書和地理書中頻頻出現此詞，可概見宋代以後，「客家」已是衆所周知的一個族系，混居於漢族及其他邊地民族之間，或則遺世而獨立，或則混同而雜處，在不同朝代裏的遷徙過程中，有過種種不同狀況發生。

此處試看本書所引用的外國人的看法：



客家在字面上意指「賓客族」。一般而言，這是一項對移民客氣的指涉。但在特定的歷史文脈中，「客家」這個名稱表達對來自廣東東北部人們的輕蔑。在十九世紀與廣東人及福建人的宿怨中，客家被污稱為「無根的流浪者」和「煽動群眾的山居貧農」。具體地說，廣東人和福建人把客家叫做「客匪」、「粗暴的外國人」和「野蠻的土人」。進入二十世紀後，習慣上根據其語言而確認為「客家」的族群，拒絕這個名稱，認為這種名稱貶損了他們的尊嚴。事實上，現代的學者覺得很難了解，「客家人為什麼竟然沒有用意指外國人以外的名稱來描摹自己。」

——C. Fred Blake《中國市場城鎮中的族群與社會變遷》

在中國，他們被認為遭放逐者……，他們雖然很勤勉，却被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處處受驅逐；像猶太人一般，沒有任何能夠自稱固有的土地。對中國的中國人而言……，客家幾與野蠻人無異，並被認為適於受迫害的統治對象。

——James David-son

整體而言，下述假定並非是一種魯莽的推測：在客家各居住地之間，社會結構中有一貫的原則，與一般的國家權力結構原則截然不同，當與強而有力的威權主義政權互相衝突時，他們就堅持自己的原則，大膽挑戰。

——中川學



爲免太煩瑣，這裏不再多引用，本書著者認爲衆多記述雖然無從歸納出確切結論，但是相信現在科學家們正逼近作下結論：「來自北方的蒙古民族就是客家的真正起源。」他們用「去氧核酸(DNA)」探討細胞和遺傳因子的神秘境界，揭開了連結蒙古民族的基因關連。這新發現說明了蒙古各族群包括從西伯利亞、蒙古、東北、華北、韓國、日本、台灣等廣闊分佈的地理區域，構成同一相似或相近的血緣。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客家起源呼之欲出，本書裏提出一段不算結論的結論：「今天的客家人是個部份混合的種族，也是來自北方的數個移民群的結合。我們無法確實追溯全部的流動方向，但追本溯源，這些淵源必定是來自中亞及華北的『土著』，是以各種零散隊伍，在不同時代到達南方。他們是個文化上中國化的少數民族，淵源祖先和性格特徵可以追溯到通古斯人。」

從語言看客家起源

本書尙從語言的狀況，來作客家源流的考察。華北的少數偏僻鄉村，至今仍操著和客家話幾乎相同的語言，可見客家話曾經和包括北京話前身在內的其他語言並存使用，而這些語言是不能互通的。由這些語言狀況的種種跡象，略可推論，客家話起源於中原的黃河以北古代胡人聚居地區。

這些古代胡人系出阿爾泰族，現今阿爾泰族早已滅絕，分歧演變而爲土耳其、



蒙古、通古斯等族。本書著者認為客家語或與原始阿爾泰語、通古斯語有關，是後兩者較晚演變的形態。這方面，若能精密地去研究，比較客家話和韓國話、日本話，當可獲致若干可資判斷的佐證。這項說法，容或予人突兀的感覺，然而本書著者告訴我們：滿州人、蒙古人、通古斯人等語言，是有過很大轉變的，原本說阿爾泰語的諸多族群，以後都不再說他們的原始母語了，最顯著的例子是滿州人，他們原本操阿爾泰語系的滿州語，後來却採用北京語為其母語，甚至滿州人（即古代契丹、女真）還逕稱北京語為滿州語。

準此，客家話從原始母語演變成今日吾人所用的客語，其間奧祕至今猶未能究明，但是本書亦謂：「許多語言權威同意：客家話不僅僅是地方的成長，也不是若干區域的鄉音（方言），而是獨特語言的獨立發展，與中國話之獨立發展，兩者平行，各有不同特徵」，並引用日本研究客語的權威橋本萬太郎的說法：

儘管地理上分佈廣闊，及有各種地方的不同客家語言，在其音韻體系、字彙、文法結構中顯示令人驚訝的同質。……客家語言並不嚴格地代表一組區域方言，而是構成一組「種族語言」。

僅就這些敘述即可知客家話，乃是「華夏中原誕生、演進的語言，是華北最古老語言之一」，而「客家」一詞雖然要到唐代才出現，更早史料的挖掘與研究，



仍是判明客語起源不可缺的因素。

本書著者還不憚於指出，現今台灣的客家語，由於種種因素使然，已與其他如廣東、福建等地的客語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分歧與差異，幾乎已發展成另一種語言，並期期以近年台灣客語之流失為憾。這是值得每一個「客家台灣人」深思的事實。

客家學研究的新境

江運貴教授不用說也是吾台的客家鄉親，旅居美國多年，記得筆者與江教授初識，還是西元一九九〇年筆者隨客家文化訪問團到美東時的事。雖然迄今為止見面也不過三次而已，但是他的好學深思與熱心吾台客家事務，頗足驚人。不但飽學，也十分健談，嫺熟多種外語，正是與談時迅速能令人愉悅的那一類學者。也是在第一次碰面時，他告訴我正在寫一本有關客家的書，也向我透露了他的「客家非漢族說」的觀點。我對此書抱有深切期待，是不必言宣的。約西元一九九三年消息傳來，全書已完成，不久我還蒙贈，獲得一本此書。只可惜是用英文寫成的，我無閱讀英文能力，同時也希望更多的讀者讀到，乃由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安排，請人翻譯，如今好不容易才可見上梓問世。

由此書，我明白了西洋學者研究客家，比想像中多了好幾倍，而且他們都能夠以嚴謹的學術態度為之，尤其與北方民族有過不少接觸的俄國文獻，也都在



詳研比較之列，提供了可觀的研究腹地，在在令人欽佩。

連帶地，也忍不住地又想到，吾台的客家研究，這幾年已有若干成就，但還在起步階段，恐也無由否認。筆者深切期望，以本書的出版為契機，我們的客家學研究能夠更進一步——倘能確立一個全世界的客家學研究中心，該也是吾台數百萬客家鄉親一致的期望吧。

未了附筆，謹向著者與譯者，以及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諸君致敬並誌謝！



客家民族何處來

——《客家與台灣》作者自序

江運生

沒有人會相信，

僅憑官方研究和御用學者的記錄，

能夠圓滿呈現客家人的歷史記載，

統治者過分堅持官方說法，

嚴重扭曲我們對客家淵源的認知。

從某方面來說，本書是我在西元一九九一年撰寫的《客家志》(The Hakka Search for A Homeland)一書的擴展。這本新書為辨認並分析客家台灣人，同時界定在台灣客家民族利益，提供了概念性的架構。

沒有人會相信，僅憑官方研究和御用學者的記錄，而能呈現令人滿意的客家人的歷史記載。統治者過分堅持官方說法，嚴重地扭曲了我們對客家淵源的認知。這些錯誤的資料，根源於過去官方歷史學家，對事實的誤解或陳述不實，



甚至是對真相的壓制所造成的。關於這個問題，考古學家和種族學家能說的相當有限，因此，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調查並尋求解答的問題。鑒於日本科學家多年來的努力研究，提出關於中北亞人遷徙的新資訊，現在正是我們再度探索客家民族從何處來的好時機。

本書的資料出自多種典據史冊。書中所呈現的是彙集各種資訊報導，包括某些學者和我個人所發現有助於解開客家民族起源之謎的意見，這不僅有助於瞭解客家少數種族，而且可探討其困境、辨認身分，以及族群性格和語言特徵等新資料。

因此，本書指出客族初期遷徙的路線從中亞經由華北和華南到全球各地。此外，本書也說明遺傳對他們的行為之影響。我用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的學識，把這些日積月累的見識應用在台灣의 客家經驗之透視。同時，本書的撰寫，是一種作者個人的陳述；這種陳述與作者身為台籍客家人及美籍客家人的背景密不可分。所以，撰寫本書，基本上是爲了辨認客家民族在人種學上的背景，描述他們身為少數族群的困境，以及對在台灣의 民主國家之渴望。

本書除了個人不斷的觀察與閱讀之外，並深深地得益於親身的訪談和第一手資料的取得；在蒐集本書所需要的資訊時，採用各種不同的中、英、日文和其他語文的資料。儘管我得到許多專家的幫助和建議，我仍秉持著作者有義務公平而正確地呈現這些資料的原則。當然，對於這些資訊的正確性及事實與事件



的詮釋，我將擔負最後的責任。所以，讓本書成為引導學術及科學旅程之探討。這探討就是透過蒙古人種，尤其是客家民族不斷地改變遷徙至世界各地的旅程。盼望讀者能從字裡行間，瞭解客家人如何到達他們今天的所在地，並持續地奮發向上，也希望讀者能試著思考應從何處立論，或探討可能的後續發展。

最後，對於本書中使用的兩個名詞：「中國」(China)和「中國人」(Chinese)在此加以註解。「中國」(China)一詞，常被用來表示亞洲的一個地理區域，而不是指國家。同樣地，「中國人」(Chinese)一詞，意指來自該區域的各種民族，包括佔多數的漢民族以及其他少數的族群。他們不是同一個宗源的民族，但是，「中國人」(Chinese)有時是單指在中國的多數民族，另外主要是涵蓋各種不同種族及文化語言，有共同背景和地域認同的總稱。這兩個用語的定義，類似在西方的「歐洲」(Europe)和「歐洲人」(European)以及在美洲合眾國的「美國」(America)和「美國人」(American)。還有，地理和族群的名稱常因時代、政治或其他因素而變更，作者在書中僅作必要的闡釋。

本書獻給客家民族及所有為台灣獨立和民主政治打拚犧牲奉獻的人士。並獻給我的家人：美玉(May)、嘉文(Justin)和凱玲(Kylene)，同時希望二十世紀的末期，將為長期奮鬥的台灣民主運動，帶來一個公平而正確的解決辦法。